

從生活到文學 因了解而自由

劉少雄 老師

小檔案

系 所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

專 長 東坡文學、宋代文學、詞學、詩學

教授科目 東坡詞、二李詞、稼軒詞、清真詞、宋詞之美、
詞選及習作、詩選及習作、東坡詞專題、近現代
詞學批評

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
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
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

經 歷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
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
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
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主任
國立臺灣大學藝文中心主任

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

榮譽紀事 學術研究績效優良專書獎勵
「個別型通識課程改進計畫」績優計畫（東坡
詞）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（四度獲獎）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（二度獲獎）

 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

採訪撰稿／王貞懿
攝影／楊文卿

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

劉少雄有一種令人安心的魔力。他能洞悉學生的問題，同感學生的情緒，然後不著痕跡地，提供學生新的思考角度。

認識劉少雄，必須從香港說起。

華洋雜處的香港，同時擁有中國傳統與西方文化，這裡是劉少雄生長的故鄉。劉少雄在家中排行居中，兄長們有人喜歡傳統的中國音樂，有人喜歡前衛的西洋音樂。劉少雄樂得不必花錢，就能享受兄長們買來的唱片。他嘗試接觸各種樂音，只要好聽的，他樣樣都聽，樣樣都喜歡。

這樣的多元接觸，也讓劉少雄往後的文學研究上，不會陷入偏執的喜愛，而是用更廣闊的心態，去接受文學的多種樣貌。

音樂、攝影、繪畫、寫作、戲劇，都是劉少雄喜愛的領域。劉少雄至今都還清楚記得，小時候酬神祭典時的廣東大戲。演出的那三天，孩提時代的劉少雄，跟前跟後地



■ 音樂是劉少雄生活中的一部分。（劉少雄／提供）



■ 開朗的劉少雄，是學生心中的好老師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穿梭於前台後台間。祭典中色彩艷麗的戲服、華麗的布景和熱鬧的鑼鼓聲，總是令他興奮不已。在傳統樂曲之外，廣東大戲還融合了流行的西方音樂表演方式。這種古今中西混搭的風格，拉近了古老的戲劇與現代生活的距離。那樣的文學經驗，深深影響了劉少雄。那不只是閱讀的，有很多時候還是視覺的、聽覺的、跟著唱出來的。即使年紀漸長，劉少雄一樣習慣盡情去感受周遭的聲音、色彩、氣味、形體和人情。

真實的自己 不外求他人

中學畢業後，劉少雄獨自從香港來到臺灣，成為臺大中文系的學生。這是出乎家人朋友意料的選擇，因為當時對官立英校的學生而言，「中文系」、「臺灣」都是陌生、遙遠、甚少列入人生規畫的選項。劉少雄笑著說：「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，自我的認知也不同，只有自己能決定自己的路。」

臺大出版中心



■ 劉少雄於布拉格講授東坡詞，別有文學情趣上心頭。（劉少雄／提供）

劉少雄雖走上文學路，卻早具有徹底的懷疑哲思，並且在幼年時就已開始萌芽。劉少雄還記得自己在幼稚園階段時，常常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感到納悶。他不解，為什麼每一次照鏡子，鏡子裡那個小小的劉少雄都長得不太一樣？「到底哪一個才是我自己真正的樣子？」對於他的問題，家人總是一笑置之，視作孩子的胡言亂語。

長大後，劉少雄有了廣泛的閱聽、深入的思考感受，他才發現，自己幼年時單純的疑惑卻已碰觸到了哲學思想中的第一問：「我是誰？」

「我們在他人心中的形象，就如同鏡中的影像一樣。是你，也不是你。」這是劉少雄的詮釋。同時，他對中國文學的好惡心情、課堂上的言詞內容、作業裡批註的評語回覆、個人

 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與老師的互動，都會影響學生觀看他的角度，也都可能形成學生心中，不太一樣的「劉老師」。

「面對學生的質疑、批評，我會自我省思對錯，但不會耿耿於懷；得到學生的敬愛或溫暖回應，我十分珍惜，但也會自我警惕不要耽溺其中。」他說。

劉少雄認為，從別人的讚美或批評裡，或許可以發現某些共通的因素，進而察覺可能被自己忽視的部分特質。「這終究只是部分的你。」劉少雄認為人們不應困在他人的評論裡，也毋須活在別人的眼中。

「真正的你是這樣嗎？」這才是劉少雄在意的，他希望每個人都能回歸到自己的內心，形成自己的看法與感受。

了解全貌，更能自由飛翔

劉少雄總是要求學生返回自己的內心，追求真正的自由，但他對自由又有自己的獨到見解。他說，不少人認為蘇東坡很厲害，輕輕鬆鬆就學會許多事情，也以為他是個浪漫、不受拘束的人。劉少雄說，其實蘇東坡是個相當守規矩的人。「能夠深切體會客觀分



■ 劉少雄的東坡藏書，帶給他不少啟發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 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際的人，才知道自由的真正意義。」這是劉少雄的看法。

劉少雄又舉了吹氣球的例子進一步說明。膽大的人無所畏懼，只想把氣球吹到最大，卻可能一不小心就吹破了；膽小的人則小心翼翼，隨時擔心氣球破掉，結果可能永遠都吹不起來；而蘇東坡則是那熟悉氣球特性的人，他知道吹氣球的臨界點，所以他總是輕輕鬆鬆地吹著氣球，還可以吹得好大，彷彿氣球要破了，但他卻依舊不慌不忙地吹著。然後就在氣球最飽和的時候，他也戛然而止，紮起吹口，將球輕輕一拋。然後又能引起眾人驚歎：「這氣球的彈性多好呀！」

「他沒有吹破氣球，他充分掌握到氣球的張力有多大，然後把它發揮得淋漓盡致。」劉少雄想說的是，蘇東坡的文體是這樣；蘇東坡的人生也是這樣。

劉少雄到臺大任教之前，曾經在中研院文哲所服務。文哲所籌備期間，所內都是老舊的臨時房舍，後來才新蓋一棟全新的大樓。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劉少雄到中研院後，還記得自己坐在嶄新寬敞的研究室內，大面玻璃的窗外是白鷺不時飛過的漠漠水田，不知不覺七年忽焉已過。「那真的是段燦爛的時光。」劉少雄說。

只是，劉少雄覺得自己的個性並不適合中研院，他也不想以研究的態度面對文學。劉少雄希望能在人與人的互動對話之間，傳遞文學與生命的熱情。他也希望自己對文學的感受，能夠更貼近生活。「也許教學對我來說，會是更好的選擇。」劉少雄說。

 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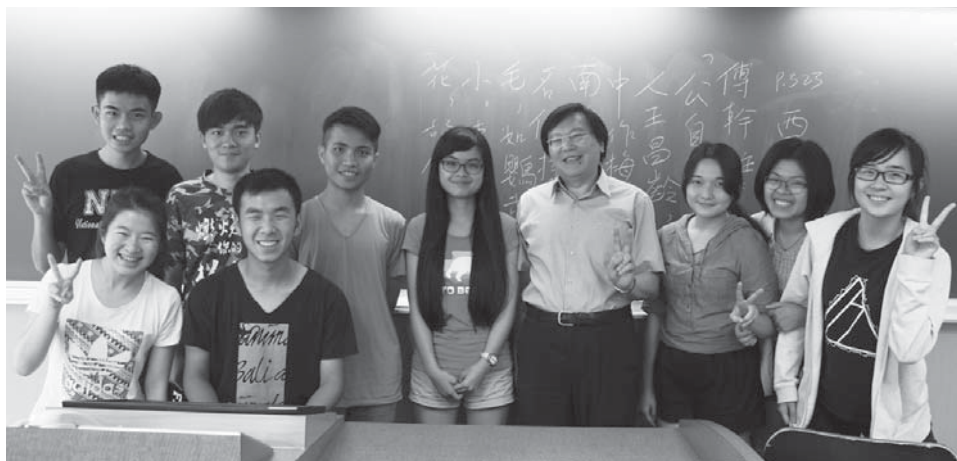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劉少雄回憶當初轉任教職的心境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麼樣的生活？」「想追求哪些夢想？」最後他做出決定，勇敢地跨了出去！劉少雄說，跨出去並不是跟過往一刀兩斷，而是帶著過往給予你的養分，展開新的旅程。因為想清楚了，所以抉擇當下的心情是釋然的。

「我的最後一堂課一定談一首詞，叫〈定風波〉，裡面有一句『此心安處是吾鄉』。意思是你心安的地方，就是你的家。」劉少雄說，自由絕非漫無邊界，沒有規範的自由，

他笑笑地說，當初這個決定並不容易。文哲所的環境是舒適的；要離開一群相處多年的朋友，情感上也很難割捨。面對人生的兩條路徑，他靜下心來問自己：「自己究竟想要什



■ 劉少雄與學生期末合影。(劉少雄／提供)

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

■ 劉少雄提醒學生，不論做選擇，都要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透過寫作來認識自己

除了閱讀與欣賞，劉少雄也鼓勵學生寫作。他認為在事件發生的當下，人們常常沉浸在情緒之中，很難用文字表達。但若能下筆，將情緒化為文字時，就代表具有超越情緒的定力。「情緒轉換成文字書寫時，會有起承轉合，這會自然形成一種理路。」巧妙的是，劉少雄的經驗發現，這樣的過程常能幫助人們定下心，整理情緒，還能避免陷溺其中無法自拔。

劉少雄以蘇東坡寫作〈沁園春·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〉為例。他說，趕路赴密州的蘇東坡原

往往只是未經省察的欲望擴張，到頭來反而將人拘束在自由的概念裡。

劉少雄認為，我們必須了解自己有限的的能力，認知現實有限的條件，然後在此有限之中盡情發揮自我，創造無限的可能。而對自我真實的認知也使我们學會了抉擇，這樣的抉擇，無關他人眼光，是現實拘束裡，我們的心靈自由的決定。劉少雄常常告訴學生：「不管自己選科系、選伴侶、選職業，都要好好地問自己。」

本興起老病的感傷，但是當作品是為弟弟而寫，蘇東坡就知道必須理性調整自己的情緒，不過分渲染，承擔起兄長的責任。「因為愛一個人，就不能讓對方擔心，使對方跟著自己掉落悲傷的情緒中。」劉少雄解釋說。

「透過寫作來反省生命、安定情緒，是提升生命很重要的過程。」劉少雄以古喻今，他認為書寫時的心靈是安穩的，如果能夠把這份安穩擴大，自己也變得圓融而成熟。「劉少雄還提到，由於寫作者已經理性地整理過自己的情緒，寫作時就能真正傾聽自己的感受。」

財金系大一的王羿婷說，文學有時給人的感覺，是很重視情緒的。有些人可能覺得耽溺在情緒裡也是一種美。「可是老師不管讀什麼作品，到最後他都會強調，要有積極振作起來的感覺。」王羿婷明白老師在意的是什麼。在學生心中，劉少雄有一種令人安心的魔力，他能洞悉學生的問題，發自內心同感學生的情緒，然後不著痕跡地，提供學生新的思考角度。

從香港來到臺灣，從中研院到臺大校園，透過文字書寫，劉少雄相信只要寫作者能夠安定自己的情緒、反省自己的生命，「文學必定能帶給人們正面的能量。」劉少雄始終如此相信地這麼說。



■ 劉少雄認為，透過寫作可以反省生命、安定情緒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